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十六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婦人觀貌而丁儀目眇恐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坐而劇談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況但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曹公眞可謂愛

才之極矣然丁掾亦何可當也夫人以目眇爲病而
丁掾獨以目眇見爲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
故獨能以隻眼視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愛女而
不可以失岳翁縱不可以稱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
巳之主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蹶然起曰此
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藥
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于見文章是天下之
眞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之善文

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於有魏武設使呈陳琳之檄於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好然未必遽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契慕獨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己葢知己甚難雖琳亦不容不懷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豈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謝引短推長僧虔禿筆自免孝標空續辨命哉

楊修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闕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殺修此爲實録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正平之無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爲記室

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謀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的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已植既數與修書無所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晦自宜取敗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反騷

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騷文而反之自峪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驢騾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益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冲則以不見羞汙爲德各從所好而巳若

孰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楊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常不相痛念也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

傷令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淤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眞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並受其福不明則臣主並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死於秦屈原沈沒於淵正並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之爲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

原亦太孤子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既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卽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者眞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假設之辭也觀其鼓拽之歌迥然清商絕不同調未即頓顯拒絕之跡遂

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如原決有此見肯沈汨羅乎實相矛盾各執一家言也但爲漁父則易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誰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䰟

朱子曰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䰟復䰟有禱祠之道盡愛之心蓋

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宜卽差掌夢之官往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返魂還魄生死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爲明矣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已情

來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辭巫陽而謝不能復用屈原
焉蓋玉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
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
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宮室聲妓宴遊之樂
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
痛哉招也樂哉招也同時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
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
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
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也王

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沉沒名德顯聞與隱
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
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
陽非拙既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爲工班固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向可知也當

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也雄之爲人益可知矣早早弄其脣吻欲以搏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爲朔雄實錄

非有先生論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肎爲歌詠彈琴樂而忘

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閒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爲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

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

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眞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

體眞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眞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漏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

駟不及舌慎莫作尊通達國體劉向自别三表五餌非諫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濶何以用之皤鬚鶴髮從容廊廟冠冕珮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

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惟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已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

術數也二五帝霸又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左劵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無窮決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夷

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巳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巳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鼂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眞令人悲傷而不可巳乃

班固反譏其父不能學趙母謬哉

絕交書

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爲之辭則可若康自爲此詞恐無此理濤之舉康蓋所謂眞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實稱所舉康謂巳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禍是也謂濤不知巳而故欲貽之禍則不是以巳爲鴛雛以濤爲死鼠又不是以舉我者爲不相知而直與之絕又以巳爲眞不愛官以濤爲愛官者尊巳卑人不情實甚則尤爲不是矣嗚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

學柳又何當也而肯襲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辭乎然此其嶮峻絕可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每曰余賊康也余爲上上人說耳

養生論

嵇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聞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覩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爲巳見大意之人眞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遊何不就彼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識眞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如此耶以此

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眞令人恨恨雖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七賢之所可及哉

琴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因風而思民慍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鍾鼓以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服者遂不復有故其琴爲關雎而孔子讀而贊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之過也而不可以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誰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畧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后

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實有慚籍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傳仲武舞賦云歌以詠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

舞形察於聲也由此言之有聲之不如無聲也審矣
盡言之不如盡意又審矣然則謂手爲無聲謂手爲
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
深也其爲自然何可加者而執云其不如肉也耶吾
又以是觀之同一琴也以之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
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
殊也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
手不能二聲可乎而謂彼聲自然此聲不出於自然
可乎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師

曠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憤詩

康詣獄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之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曉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無罪又復畏死而自責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爲義者是故終其身樂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責爲也亦猶世人畏死而不敢爲義者終其身寧無義而自不

臣以義而爲朋友死也則亦無自責時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託孤寄命之臣既許以死乃臨死而自責者好善聞人之云豈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安乎否耶當時太學生三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爲康請則康益可以死而無責矣鍾會以反虜乘機害康豈康尚未之知而猶欲順性養壽改絃易轍於山阿巖岫之間耶此豈稽康順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紜自責錯謬幸生之賤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辯之

酒德頌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蜾蠃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矣此頌唯結語獨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爲螟蛉子即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螟蛉子哉猶自謂二

蒙悲賦

思舊賦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死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爲千古人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秀者而乃爲此無盡算計也耶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莫曰先輩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楊升菴集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歎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爲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敘功業者必大其功敘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槩而豈知其一不然乎蓋所謂文集

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敘贊乎彼敘贊不已贊乎況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序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敘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矣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則序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

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況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況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謹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甚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予每每驚訝以爲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予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猺獞之變矣大槩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爲狂則以爲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爲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余生之非不祥也因

喜錄此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啓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

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冐往獨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哭爲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賍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薄

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霜淸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産之巨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

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不曾讀書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揚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烈矣於孝何與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而故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終不敢舉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

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揚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白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見於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士積夙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傳具載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不但孝烈藉

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徒作耶嗟嗟毛通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人莫知也貴梅巳死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而卒白於新都乎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贓吏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巳苟有子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益同鄉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

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己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炎銘

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

宦多癖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怨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飲不辯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顧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

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為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為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為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

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因之處亦榮不遊不因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眞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差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

是怨是司馬子長說斷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士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幷施全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巳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

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頼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又曰宋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更當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

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於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實囊并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

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起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阜吾既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其囊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

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贓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贓擡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艱難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為盜寧非然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諺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禺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鰕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謔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李溫陵集卷之十七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

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況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桑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强悍司馬昭之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況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者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余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微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葢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葢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接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

非末技大鬧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況也

經史相爲表裏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鍾馗卽終葵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眛

者相傳便謂眞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眞有其人也此物比眞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眞則皆眞其先生勿太認眞也先生又曰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愼按硯以鍾馗名亦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葢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

總之一椎而已先王勿勞也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巳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奬賞卽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

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譆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

也造聖則聖人神則神技即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況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賤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葢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

則鐫石之工亦必鐫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葢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鼂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

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輿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變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況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

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何也蓋彼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余每

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於百姓清官之害并及於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葢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

武藝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井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内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修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

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

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包丘子同事荀卿而包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包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忿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則王

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
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簒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
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
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
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
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
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

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愼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愼思二字苟能得愼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陳恒弑君

升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

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
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
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有激而言者不
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
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
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
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
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
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

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為非義矣總之為非義然總之為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為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曾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荊軻豢於燕故為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

亦謂呂尚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豢
也牛山之見醜矣且荊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秦
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
荊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荊卿一首
云荊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
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
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
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
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葢朱亥於公子

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益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爲賦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益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即如今計户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既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

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

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爲洛黨出氣耳豈其眞無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議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士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

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

益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免者憶文公註毀譽章云

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

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為緩乎無

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

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

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

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

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

必論人矣

闇然堂類纂引

闇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性健忘且老矣目力漸竭不可以多取故復録其最者以自鑒戒焉夫余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謂是木訥人耳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海内之友寥落如晨星其存者或年往志盡則日暮自倒非有道而蹇變則盩梏猶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

益堅其氣益實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
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闇然自修不忘
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
見而喜去而思思而不見則讀其書以見之且以示
余之不忘鑒戒亦顧如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
之何獨去華益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尚新聞
見罕接非今世之士人所常談譬之時文當時則超
過時則頑又譬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
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是故喜也喜則必讀讀

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生平朋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篤友誼夫天下無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生而況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其又何辭也嗜利則雖生猶死則凡攘臂而奪之食下石以滅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

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羮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

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于蓋闔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

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菲曰阿寄之事主母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乎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

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

勑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

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眞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

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鬭數千里之外既欲勞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雖其博取是以緜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緜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算爲曳尾之龜而

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

要而試功立太用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者也以至誠周遍道諸若鄭子受祭器歸晉之訪歷尋五季之典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辨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制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做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中韓而推言之觀者幸

勿以爲學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管寧華歆

揮鋤不必捉擲亦詐果內忌于懷則何所不可未見其孰爲優而孰爲劣也然伏后之弑歆亦太甚矣寧益逆知其所終者是以謂之非吾友也非以捉擲乘軒故而捉擲乘軒實可以覩所忽雖然歆之才識亦寧之流亞也曷可少也若寧之避地遼東不識如此氣節如此古今容易多得邪故吾重寧而亦不敢輕歆

王戎

戴逵之論曰王戎晦嘿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于是爲在李生曰以吝鄙故絕戎于王公之壚則阮籍失青眼若曰用晦則是以吝能損戎之高乃曲爲之秋解乎方晉武未平吳之先尚爲治朝非用晦時也世間病痛事雖大賢不免惟不自揜覆而人皆見之乃同于青天白日耳彼不自揜蓋而我曲爲之遮護何哉夫世之許善者何多也其不能拔一毛者又豈少哉然皆惡吝之名鄙而特竊古人之不輕

與若以自文卒之分香賣履孤媢欺孤欲自蓋覆不得何其勞也而我豈爲之然我父没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我恐不受也嗚呼一介不與是以鑽核一介不取是以數百萬不受伊尹之教也適學先生口實之矣

初潭集賢夫

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

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亡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嚴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塹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與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李固女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于復讐故性命不顧姬主于有

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李昌夔妻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李卓吾曰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眞男子矣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眞男子者而曰眞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夫誰是眞男子者不言眞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爲男子也

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眞也

竹林

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敎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李卓吾曰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陰鳳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

人衣李卓吾曰此非癡也乃所志也彼盖眞知孔聖人留此一鉢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求脩羊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兼善天下豈爲癡哉

金滕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册祝之詞壇禪之設珪璧之秉金匱之

納何為者哉嘐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起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壽流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為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陳賈云云此千古斷案也

李克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鄉里親戚前跪白母願其妻叱而遣之李卓吾曰克好名妻愚却撞著伊欛柄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

乎

道學

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惟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

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釋道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聚書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李阜吾曰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楊子雲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李卓曰奇哉富人恨子雲老不曉事致使姓名不傳

陸士衡宋處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李卓吾曰王弼雖死無可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雞初

世為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雞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夢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

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
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
因豈足恠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
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
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
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
者夢于林躍者夢于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誰能知
其故乎雖至聖至神于此無逃避夢中若開共因亦
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

問也使得遭遇蓬廬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眞令人悵悵

顧長康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李卓吾曰留譜與人

禰正平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稺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李卓吾曰以荀有感容趙少食飲也

姜肱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李卓吾曰與其臥闇室孰若處溷穢與其感眩疾孰若長如風

張季鷹

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李卓吾曰正身後名也

梅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李卓吾曰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祖逖戴淵

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也俗儒豈知又曰戴淵時時有陸機世世無

豪客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一也

殷謝

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李卓吾曰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淵源矯情爲高故眞其長識其假

知人

劉峻廣絶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故時人號王夷甫爲口中雌黃以賴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

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尹敏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卓吾曰欲得永夕陶陶難免俗人恠罵欲免俗人怪罵安得永夕陶陶陶陶是我受用怪罵是伊何妨吾今亦有怪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孔融

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卓吾
曰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
學乎既不能學又冐引聖言以自掩其不能視融之
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救盛孝章薦禰正
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于已而欲時時囑
託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于已而欲遠
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
燭知其奸欲杜此術但不許囑託不許遠嫌又不許

稱引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篤義

義固生於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文季即以信于心唯王修能冐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爲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義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義也

王維與熙居士書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
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
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
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偏光明遍照知見獨存
之旨乎近世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
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
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
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李卓吾曰此亦公一邊之
談也天苟知官署官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

豐草周卽終身官署門闕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偏則不見督郵雖不爲高亦不爲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其爲無礙無所不偏乎

詆毀

夫相爲標榜正所以自擡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絕刺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疣孰敢違之世人多愚致使此等坐握重權耳

交友

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

道之交也夫旣爲市矣而肙可以交目之肙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疏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歡而後交始難耳況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

背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遇也吾又以是觀之以身為市者自當有為市之貨故不得以聖人而為市井病身為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為聖人則炎漢宗室既以為篡位而誅之陰為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為穿窬而執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且囚首于井市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于世當名何等也

謝公

郝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卓吾曰參軍謬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癡臣

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早知其不可諫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繼之癡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爲暴無所用諫而故欲

以強諫此非以君父爲要名之資爲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决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實不逮其主胡然不自揣量而疏草日紛紛也

強臣

臣之強強于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所譏而爲弱人所食㗖矣然即死而㗖即㗖可也自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

卒以八十之年使死于讒李懷光唯不得已于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于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謂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勳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祇將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讒毁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歟王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至滅族夫晋元帝其初蓋叔庸不諠之瑯琊耳非

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刁協爲腹心而欲滅王氏何邪晉孝武亦幼沖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苻融而降苻朗也既幸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于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

而甘岌岌以亡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范文正公

公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卓吾曰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尔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七終